

我来不了

在北方，在那接近上帝的栅栏的地方，我享受着正在进行中的文明的进步，科技的魔法，人类的最新成就。我像个白人那样躺在夏日的太阳里，为安全感、医疗保险、福利制度和言论自由所麻醉，向往着南方，同时为我的缺席寻找着借口。移民、游客和难民从我身边走过，以及真假公民、逃税者、酒鬼、暴发户、种族歧视者，所有的人都从我身边走过，当我躺在北方想着南方，编造着我缺席的故事寻找着我来不了的借口的时候。

是的，我来不了，我的诗歌与大马士革之间的道路被封锁，由于后现代的缘故，包括我的几个朋友以超电脑的速度去了天堂。也因为我在北方遇见的一个女人，她让我忘记了我自吃奶时就学会的一切，另外的原因和我的鱼缸有关，因为找不到走了之后可以帮我喂鱼的人。

我来不了，因为我的现实与记忆之间的距离证明了爱因斯坦的理论，从我思念中释放出的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。

我来不了但是我有缺席的能力。

是的，我极擅长缺席。最近还变得职业化了，开始在我的记事本上填上缺席的日期，并且有了关于不曾发生的事件的记忆。

我可以缺席，就像我从未存在过，是个莫须有，就像我的肺里从没被空气充满过，就像我从未有过敌人，就像我是一个浓缩过的遗忘，是一次感染性的昏迷。

我来不了，因为我每天忙于与孤立的冷战，忙于黑暗的混乱轰炸，忙于系统化的忧郁，忙于厨房里寂寞的袭击，忙于设在我与夏天之间的检查站，忙于合法与执法权力离异的官僚主义，忙于税政府的例行公事。你给我讲

了很多关于战争的故事，现在让我给你讲讲我在北方闲适的和平吧，让我给你讲讲肤色的等级，讲讲没人会说你的名字意味着什么，讲讲黑头发，讲讲那永远站在有钱人一边的民主，讲讲医疗保险不包括牙齿因为它不是身体的一部分，让我给你讲讲没有味道的蔬菜，没有芳香的玫瑰，讲讲躲在微笑后面的种族歧视，让我给你讲讲快餐、高铁、闪电般的两性关系，讲讲那缓慢的节奏、缓慢的悲伤和缓慢的死亡。

如果我说我的鞋累了，我的心里有一只在闻到血腥味后无法驯服的狼，你会相信吗？如果当我坐在电脑屏幕前，你看到那些穿过我朋友的子弹在我身上留下了伤痕，你会相信吗？你相信偶然吗？我的缺席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偶然，我是于偶然间才发现这并非偶然的，而不偶然才是偶然，一切的关键在于，如果我以音乐的名义发誓你相信我吗，我以音乐的名义发誓，欧洲的居留证拉长了我们与被枪杀之间的距离，但缩短了我们与自杀之间的距离。

好吧，我实话告诉你，为什么我来不了。那是一个夏日的夜晚，我在回家的路上偶然遇见个悲伤的女人，她手中拿着一片森林，包里装着一瓶葡萄酒，我吻了她，她当即怀孕十一月……

老实说，我不是因此而来不了，大马士革发现我和另一个女人在床上，我试图把这事摆平，就这么一次，不再重复，我发誓，以万物的名义，月亮、烟火、女人的手指，但一切都结束了，我逃到了北方。

老实说，我不是因此而来不了，小时候我对市场经济一无所知，现在在我成为第一世界公民之后仍然不知道市场经济是怎么一回事。

老实说，我不是因此而来不了，当我开始准备来的时候，我的旅行包撞上了个新闻的标题，我的语言被撞碎，那些碎片被过路人偷走，于是我失语了。

老实说，我不是因此而来不了，我死了，好几年前就死了。

老实说，我不是因此而来不了.....

Ghayath Almadhoun

作者：嘎亚赫·阿麼德胡纳 (*Ghayath Almadhoun*)

翻译：许岚 (*Lan Xu*)

校对：熊彪 (*Björn Kjellgren*)